



全国高校教材学术著作出版审定委员会审定

人类学与 现代生活

RENLEIXUE YU
XIANDAI
SHENGHUO

主编 廖 杨

副主编 蒙 丽 王宇丰



现代教育出版社

全国高校教材学术著作出版审定委员会审定

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主编 廖 杨

副主编 蒙 丽 王宇丰

现代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 廖杨主编. —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12. 4

ISBN 978 - 7 - 5106 - 1166 - 7

I . ①人… II . ①廖… III . ①人类学—通俗读物
IV . ①Q98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2589 号

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廖杨 主编

责任编辑：荣 荣

封面设计：陈四雄

出版发行：现代教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E 座 **邮编：**100011

电 话：010 - 64251256

印 刷：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0.75

字 数：255 千字

版 次：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06 - 1166 - 7

定 价：25.00 元

本书为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09YJC840015） 成果之一
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计划

由 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才引进专项基金（粤财教〔2009〕109号） 资助出版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教师出版专项基金

前 言

人类学是一门从西方传来的学科。但在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人类学本土化之前，无论是古典人类学还是现代人类学，其主要研究对象却是非西方的而且主要是无文字的土著社会。这种主要基于非西方无文字社会发展起来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能否应用于有文字和文明的非西方社会（如中国、印度等）？是否能够用于检视西方本土社会？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涉及人类学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的人类学本土化实践，促成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反思，结果导致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理论流派林立，却无一派独霸的多元格局。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实践肇始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因当时国内战乱而难成气候。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因受特殊环境的影响，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实践转变为民族学研究，中国大陆与西方主要国家的人类学对话和交流几乎中断。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批留学归国的中青年学者重新开始人类学的中国化探索，并试图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人类学。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连续的国家。与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那些“无文字”或“文明”的国家相比，中国文明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复杂。要在这个历史悠久而文明复杂的国家和社会中创建中国本土人类学，需要在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中梳理出独特的中国本土观念，如中国的“人观”、“事观”、“物观”和中和位育的“社会观”，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等核心概念。

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是文化，无论是最初的异文化研究，还是后来的本土文化转向，抑或本土文化与异文化的综合研究，都无法撼动文化在人类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文化是历史与现实的关联，但文化反映历史多于反映现实社会，或者说，文化反映现实社会少于反映历史。亦即文化本质上社会现实的历史超越。在人类学者看来，凡是带有人类活动痕迹的一切现象、行为或事物都

是文化。因为只有人类才能赋予符号、现象、行为和事物以意义。

现代生活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本书在阐述人类学基本知识的基础上，着重选择现代婚姻家庭、精神生活、公共卫生、消费文化与族群认同、文化交流与文明交融等五个方面进行解读，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认识“他人”与“自我”，增进人类社会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此外，书中还附录了多篇访谈资料、田野札记和田野资料，提供一些基本田野素材，适合于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教材选用和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爱好者阅读及参考使用。同时，也可以作为人类学专业研究生的入门参考书。

目 录

第一章 人类学的基本知识	1
第一节 人类学的诞生与发展历程	1
一、何谓人类学	1
二、人类学的诞生	2
三、人类学发展的主要历程	4
第二节 人类学的核心概念	6
一、文化与文明	6
二、整体观、相对观与比较观	10
三、田野工作与民族志	13
四、观察与参与观察	15
五、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	16
六、个别访谈与深度描述	17
七、大传统与小传统	18
八、自我与他者	20
九、民族与族群	21
十、社区与个案	23
第三节 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25
一、古典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25
二、现代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28
三、当代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31
第四节 人类学与现代生活的关系	35
一、何谓现代生活	35
二、人类学与现代生活的关系	36
扩展阅读书目	44
第二章 现代婚姻家庭的人类学解读	47
第一节 婚姻家庭的历史演变	47
一、婚姻、家庭的含义	47
二、婚姻家庭的历史演变	49
第二节 现代婚姻家庭生活的基本特征	51
一、婚姻家庭的功能	51
二、现代婚姻家庭生活的基本特征	53

第三节 人类学视阈中的现代婚姻家庭	55
一、婚姻家庭研究的传统视角	55
二、现代婚姻家庭的人类学解读	61
扩展阅读书目	62
第三章 现代精神生活的人类学分析	64
第一节 现代精神生活的多元性与差异性	64
一、精神生活与现代精神生活	64
二、现代精神生活的多元性	65
三、现代精神生活的差异性	67
第二节 大小传统维度下的精神生活流变	71
一、大小传统及其转换	71
二、精神生活的现代流变	72
第三节 象征符号、宗教信仰与精神空间	75
一、象征符号与文化意义	76
二、宗教信仰与精神空间	78
扩展阅读书目	85
第四章 全球化时代公共卫生的人类学思考	88
第一节 卫生与公共卫生的相对性	88
一、卫生与公共卫生的理解	88
二、饮食文化中的卫生观念	89
三、公共卫生与“卫生”公共的相对性	93
第二节 流行病与人类的文化自觉	95
一、流行病及其常见种类	95
二、流行病的防治与文化自觉：以艾滋病为例	98
第三节 身心健康与人的多层次均衡和谐	101
一、健康的整体观	101
二、工业时代人的多层次均衡和谐	104
扩展阅读书目	111
第五章 全球化时代的消费文化与族群认同	113
第一节 消费文化的民族特征和时代性	113
一、全球化时代的消费文化	113
二、全球化时代消费文化的民族特征	114
三、全球化时代消费文化的时代特征	115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与消费文化变迁	116
一、经济全球化	117
二、全球化时代消费文化的变迁	118

目 录

第三节 文化消费、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	120
一、文化消费与文化认同	120
二、消费文化与族群认同	123
扩展阅读书目	125
第六章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交融	128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	128
一、全球化时代的信息传播	128
二、国际交往合作中的文化交流	128
三、作为文化手段的国际会谈	129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与文明“冲突”	130
一、文化多样性及其困境	130
二、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冲突”	131
三、全球化时代文明“冲突”的理性回归	133
第三节 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融与共生	134
一、文明交融是全球化进程的必然结果	134
二、文明共生是人类社会的理想文化图式	135
扩展阅读书目	138
附录 A 访谈资料摘录	141
广州市天河区长湴村梁姓村民访谈	141
广州市天河区长湴村经济发展公司梁书记访谈	143
广州市天河区长湴村经济发展公司梁副董事长访谈	145
附录 B 田野札记选编	146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调研札记	146
广西桂林市基督教和天主教状况考察	150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和平乡龙脊村旅游发展状况调查	151
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三江乡大磨坪村盘瑶社会文化个案调查	152
瑶山秋夜	153
初访龙胜	154
附录 C 田野资料摘编	155
广州市天河区长湴村梁氏宗祠重修捐款倡议书	155
广州市天河区长湴村慕南梁公祠 2010 年采青捐款倡议书	155
广州市天河区长湴村二〇一〇年三月初三日北帝诞聚餐通知	156
广州市天河区长湴村慕南梁公祠收支表（2010 年初）	156
广州市天河区长湴村东日梁公祠维修费收支表（2010 年 10 月）	157
广州市天河区长湴村慕南梁公祠重修 100 周年庆祝活动启事	157

广州市天河区长湴村桂庭梁公祠重修 110 周年志庆通知	158
广州市天河区长湴村桂庭梁公祠筹资情况	158
广州市天河区长湴村东晓梁公祠入伙通知	158
广州市天河区长湴村梁氏宗族 2011 年清明节拜祖启事	159
广州市天河区长湴村东晓梁公祠 2012 年清明节祭祖通知	159
 后 记	160

第一章 人类学的基本知识

人类学诞生于 19 世纪中叶，随着达尔文、泰勒和摩尔根等一批进化论学者的著作问世，人类学发展进程加快，各种理论流派如进化论、传播论、功能论、历史具体主义、结构主义、新进化论、象征论、解释人类学等相继成长起来，并对人类学的核心概念、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推动了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第一节 人类学的诞生与发展历程

一、何谓人类学

什么是人类学？这是一个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人类学”是西方舶来品。人类学（Anthropology）一词来源于希腊文“anthropos”和“logos”，意思是“研究人（或人类）的学问”。据考证，人类学一词最早出现于 1501 年，指的是人的体质方面的研究。17 世纪时，有学者将其定义拓展为关于理性灵魂本性的讨论和人体结构的研究。^[1]直到 19 世纪初，“人类学”的学科概念仍不明确。1822 年出版的英国百科全书将“人类学”解释为：“人类学是关于人类自然特性的研究。”^[2] 泰勒认为，人类学是“对人在地球上的年代、人的身体结构和人在种族及语言方面的多样性的研究，引导我们去探讨人的思维及人的社会形式的历史。”^[3] 多宾诺（Topinard）在 1876 年出版的《人类学》（Anthropologie）一书中仍然把人类学看作是专门研究人类躯体的科学：“人类学是自然史的分支，是研究人类和人类种族的学问。”^[4] 这说明，当时仍然有些学者把人类学当作动物学的附庸。

人类学（Anthropology）通常被认为“是一门搜集各种奇风异俗，说明异地居民的奇异长相并描述其独特风俗和信仰的学科。它被认为是供人消遣的学问，显而易见与现代文明社团生活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5] 但在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看来，“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6] 人类学对于人的研究，通常是同时从人的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两方面进行的，其研究范围涵盖了从人类的生物习性、演化历程到古代文化的起源

[1] [英] 哈登（A. C. Haddon）著：《人类学史》，廖泗友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2 页。

[2] 同 [1]，第 2 页。

[3] [英] 爱德华·B. 泰勒著：《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12 页。

[4] 同 [2]

[5] 同 [2]，第 3 页。

[6] 同 [5]

和现代人类的各种文化行为及语言现象等诸多领域，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范畴。因此，有学者认为，人类学是介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学科。^[1]

尽管学者们对人类学的学科概念尚有争议，但基本上认同人类学是这样一门学科：人类学是指一组彼此差异极大的学科，它深信有可能一门在生物、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综合研究人类的科学。从整体来看，人类学的范围是无限广大的；从时间上讲，它的研究起点始于人类在地球上的最初出现；从共时角度说，它从各个方面研究人类一切社会。^[2] 人类学是一门致力于在一个特定社会框架中进行长时间的参与观察，以对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它基于民族志田野调查，同时致力于说明世界上存在着真实的文化多样性，并对社会和文化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理论观点。”^[3] 田野工作、参与观察和民族志研究是其重要特征。

二、人类学的诞生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人类学形成于 19 世纪中后期，并以 1874 年英国不列颠科学进步协会编印发行田野工作专业手册《人类学的笔记和询问》为标志。

人类学能够成为一门学科，与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 泰勒的积极推动有密切关系。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泰勒开始从事人类学研究，并于 1883 年接受了牛津大学的聘书和世界上首个学术意义上的人类学家头衔。^[4] 泰勒在他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提供了人类学理性主义的思想和研究方法，他的《原始文化》（1871）和《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1881）两部著作汇聚了他的主要学术见解。20 世纪中叶以前，泰勒的《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被列为英美等国高等院校有关系科长期通用的教材。他也因此被西方人类学界誉为“人类学之父”。

另外一位对人类学起关键作用的人类学家是弗朗兹·博厄斯（F. Boas）。他的历史特殊论（或称历史具体主义）恰好与泰勒的理性主义相反。

博厄斯的全部理论的核心是“历史特殊论”，即以文化和个人的关系为本体，以经验论和实证论为方法，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原则来构建各个民族的文化史。他反对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纳入到进化论简单的“单一进化模式”中去，也反对传播论的简单攀附比较，力主对有限范围内的具体文化做详细精确的描述和记录。

西方人类学的形成，几乎与西方中心论主导下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同步。“三十年来的西方人类学史研究说明，近代人类学缘起于 19 世纪西方民族国家的对外扩张。那个时候，人类学也曾经服务于西方的某些部门，特别是与殖民政府对于殖民地的统治有关。”^[5] 近代人类学主要是在进化论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人类学，人类学史专家斯托金

[1] 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11 页。

[2] [英] G. 邓肯·米切尔主编：《新社会学词典》，蔡振扬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3 页。

[3] [挪威] 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著：《小地方，大社会——社会人类学导论》，董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年版，第 11 页。

[4] 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2 页。

[5]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6 页。

(George W. Stocking) 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1]

20世纪初期，人类学家开始意识到，要想做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人类学者就必须像其他科学家那样认真、仔细、系统地观察自己的研究对象。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异文化”，人类学家“便开始同所研究的民族生活在一起。他们观察，甚至参与那些社会的某些重要事务，并向土著详细询问他们的习俗。换句话说，人类学家开始了田野工作。”^[2]

爱德华·伯内特·泰勒 1832 年生于伦敦坎伯韦尔一个贵格会炼铜厂主的富裕家庭，其父 Joseph Tylor，母 Harriet Skipper。泰勒早年就读于 Tottenham 的 Grove House School，但因父母在他年轻时即已过世，及其贵格会家庭背景十分严格，他未能取得大学学位。父母去世后，他开始协助管理家业，后因身上出现结核症状而放弃。1855 年他离开英格兰，周游中美洲，这对他今后的研究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游历期间，他遇到了民族学考古学者 Henry Christy，因与其交往而激发了人类学兴趣，并拓宽了他对史前史的研究。

泰勒发表处女作 *Anahuac: Or Mexico and the Mexicans, Ancient and Modern* (1861) 是他 1856 年与 Christy 探访墨西哥后的成果。虽然此后他再也没有外出考察，泰勒仍继续他对史前（根据考古发现）或当时的部落风俗及信仰的研究，于 1865 年发表了 *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随后，发表了他的代表作 *Primitive Culture* (1871)。尽管一战前他一直笔耕不辍，但《原始文化》一直标志着他事业的顶峰。这部著作不仅是对研究人类文明和人类学有巨大贡献，而且影响了一批后辈学者，如詹姆斯·弗雷泽。弗雷泽后来成为泰勒门生，成为人类学重要学者。

1871 年，泰勒当选皇家学会会员 (FRS)，1875 年获牛津大学民法学荣誉博士学位 (Doctor of Civil Laws, DCL, 荣誉学位)。1883 年，委任为牛津大学博物馆管理员 (Keeper)，并于 1884 年至 1895 年间成为首任人类学副教授 (“Reader in Anthropology”)，1896 年升牛津首任人类学教授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1912 年封爵。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1914—1918 年间，英国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被软禁在大洋州的特罗布里恩德岛，他在那里进行“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式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1922 年出版了《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Western Pacific)^[3]，拉德克利夫—布朗也于同年出版了《安达曼岛人》(Andaman Islanders)^[4]，他们开创了现代人类学的新局面，实现了近代人类学(或古典人类学)向现代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人类学及其相近或相关学科最先产生于欧洲，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人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传统，不同国家或地区对人类学的界说和使用的词汇不尽一致。英美等国把人类学看作是研究人类体质和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强调二者的结合才能体现

[1] Stocking, George W. 1987. *Victorian Anthrop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2] [美] 卡·恩伯 (C. Ember)、梅·恩伯 (M. Ember) 著:《文化的变异: 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杜彬彬译，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97—98 页。

[3] 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 192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中文译本有 [英] 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等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1 年版。

[4] A. R. Redcliffe - Brown. 1948. *The Andaman Islanders*, Glencot, III: Free Press.

人类学的整体性；以德、法、奥、俄等为代表的欧洲其他国家，以前仅把人类学看作是人类的体质研究，而把有关的文化研究称为“民族学”。这有别于英美国家把民族学视为人类学分支的学科划分方法。国际学界为了统合这两种不同的传统，而成立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

三、人类学发展的主要历程

(一) 发展历程

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内在秩序的合理性，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尽管希罗多德的《历史》不能称为人类学作品而只是历史著作，但他把希腊半岛东部和北部的“野蛮人”与雅典人的习俗和信仰进行了比较。

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关于文化多样性和人类本性的学术探索与日俱增。16世纪的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7世纪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18世纪的维科（Giambattista Vico）等人，成为欧洲第一代试图说明文化多样性和全球文化历史的代表性人物。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关于人性的理论、道德哲学和社会理论得到了发展。例如，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将“野蛮人”的状态视为一种乌托邦理想，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的著作《波斯人信札》则采用虚构的方法从非欧洲人的视角来看待欧洲，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编撰的法国《大百科全书》有不少章节论及其他地方的风土民情。

19世纪以来，人类学的意义内涵和研究范围不断拓展，并衍生出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考古人类学（Archaeological Anthropology）、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和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或称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等四个主要分支学科。狭义的人类学仅指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广义的人类学研究范围则涵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因此，文化功能主义学派奠基人马凌诺斯基曾把人类学说成是“在科学中历史最短、抱负最大的”，“研究人类的科学”。^[1]

人类学家福斯特（M. Foster）和坎普（V. Kemper）认为，20世纪中期以前的人类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1. 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研究无文字记载的原始民族或简单社会。
2. 第二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转入研究有文字记载的乡民社会，如林德夫妇（Robert Lynd and Hellen Lynd）的中镇调查（1920年）、库珀（Daniel Kulp）的广东凤凰村调查（1925年）和费孝通的江村调查（1936年）等。
3. 第三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人类学家对非洲城镇的调查，开创了人类学研究现代都市社会的新局面。^[2]

这三个阶段基本上是遵循“初民社会”→“乡民社会”→“市民社会”的“文明”标准来划分的，但其背后的动因则是西方国家和殖民地社会政治、经济局势变化

[1] [英] 马凌诺斯基著：《文化论》，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 转引自尹建中《研究都市人类学的若干问题》，李亦园：《文化人类学选读》，台北：食货出版社，1980年版。

的产物。早期的人类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服务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新兴民族国家的独立与崛起，迫使西方人类学家回归本土社会研究，并反思从非西方社会诞生出来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能否有效运用于西方本土社会研究。其结果，促使了反思人类学的产生和人类学理论新格局的形成。

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人类学发展，可以用文化与进化、象征与功能这“两轴四个关切点”来概括：古典进化论、传播学派、历史特殊论和新进化论同属于历史建构论，它们围绕着“文化与进化”展开争论，而法国社会学派、英国功能主义学派和结构主义人类学则属于整体分析论，它们围绕着“象征与功能”争论不休。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象征人类学、解释人类学、结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实践论、后现代人类学等等，并没有20世纪60年代以前那样一个学派取代另外一个学派，而是各个学派在相互批评中获得了各自的生存空间。从学派特点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象征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和反思人类学构成了较可沟通的发展序列，它们认为文化的独特性是内在的，同一性不过是外来冲击和文化主体吸收外来因素的结果；结构马克思主义与实践论则有一定的承续关系，它们主张任何社会的人都共享一套基本规则和经验，而不管这些规则和经验如何表面多样化。^[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人类学的学科定位和研究范式问题成了人们讨论广泛的主流课题，克利福德和马尔库斯编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以及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合著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成为后现代人类学理论诉求的重要作品。

目前，人类学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的学者把过去三十年人类学发展的主流概括为“三学两论两研究”。^[2]国外人类学者已经普遍进入反思阶段，“从象征符号到经济生态，从认知图式到理论，各种流派思想活跃，但并没有形成哪一家‘霸主’地位”。^[3]由于西方人类学始终关注哲学思潮，人类学与相近学科之间的概念交叉和理论、方法的借用已较常见。“结构、历史和实践互动、互补，是多数人类学者的共识。”^[4]马克思主义和福柯、吉登斯、阿萨德等人的思想观点，在当代人类学中留下明显的影响痕迹。

（二）学科特征

早期的西方人类学因其服务于资本主义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的需要，其研究一直以遥远异邦的“异文化”研究为己任。20世纪20年代，以马凌诺斯基为代表的基于实地田野工作的民族志式的西方现代人类学诞生以来，仍然带有不同程度的“异文化”研究色彩。直到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原为西方殖民地的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和西方国家殖民体系的瓦解，西方人类学者想到原被视为“异邦”的殖民地国家或地区去做“异文化”田野工作已不现实，只好把研究目光转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甚至研究者本国内部。他们试图以那些早期在“异文化”场景下建构起来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运用

[1]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6—211页。

[2] “三学”指象征人类学、认知人类学和反思人类学，“两论”指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和布迪厄的实践相对论，“两研究”指与女权运动相关的社会性别研究和与文化冲突及全球化进程相关的族群性和民族主义研究。参见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5—70页。

[3] 纳日碧力戈等著：《人类学理论的新格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4] 同[3]，第15页。

于本地区或本国内部（即“本土社会”），以检验其是否适用，由此进入了“本文化”研究时期。在“本文化”研究阶段，西方人类学者开始反思工业化所带来的巨大后果，并与前工业化地区的“异文化”研究形成映照，并迅速进入反思人类学（或称当代人类学或后现代人类学）时期。当然，文化批评与反思伴随者人类学学科而成长，愈到后期愈浓烈。这也构成了人类学学科的一大特色。综观人类学学科诞生以来的发展历程，人类学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1. 经历了从欧洲文化中心论到全球文化多样性的文化反思，文化批评理念贯穿于人类学发展的全过程。
2. 经历了从遥远的异邦到本土回归的场域转换，加速了人类学学者的文化批评与文化自觉。
3. 经历了从“科学民族志”到“远方的实验之谜”的“写文化”范式转变，引发了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再思考。
4. 经历了从科学、社会科学向人文科学的属性转变，学科边界的模糊使人类学的学科定位遭遇了困难。

总体上看，人类学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对文化本质和学科性质存在论争。其中，文化与人性、个体与群体、科学与人文这三组问题的论争，贯穿于人类学发展的全过程。同时，人类学者在争论中也达成了诸如承认和尊重文化多样性、承认文化是个人认同的组成部分、承认文化的整体性和相对性等共识。这种求同存异的发展历程似乎预示着人类学的未来走向：继续通过探究世界各地人与社会、文化的互动，来回答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继续通过对不断消失的民族文化进行抢救性记录和研究，来回答人类学的终极关怀问题。

第二节 人类学的核心概念

2007年5月12日上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召开了“人类学的共同概念问题”圆桌会议，来自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专家、学者讨论了人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包括民族与族群、国家与社会、文化与分类、自主性与公共性、差序格局与等级人、人情与面子等。尽管他们的讨论尚未形成共识，但对于人类学的概念理解提供了思考。

人类学“这个学科在发展，其实概念也应该不断发展，概念本身不应该是固定的，当然有一些核心的标准是固定的，但是它应该是有伸缩性的。”^[1]不同的概念其实就是看待一个事情不同的角度，它是对研究客体的主观抽象。人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生成了许多概念，其中核心概念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文化与文明

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文化，而且早期主要是研究“异文化”，20世纪60年代

^[1] 杨圣敏在2007年5月12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召开的“人类学的共同概念问题”圆桌会议上的发言。参见中国人类学评论网，<http://www.cranth.cn/0903/00173.html>。

前后也转入研究“本文化”，甚至是“本文化”“异文化”的综合反思研究。当然，人类学研究有时也涉及“文明”。

(一) 文化

关于“文化”的定义，目前约有一两百种之多，^[1]几乎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文化概念。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Tylor, E. B.）对“文化”进行了影响深远的界定：“文化或文明，从其最广泛的民族志意义来说，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含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俗以及人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习得的任何其他技能和习惯。”^[2]目前，很多学者认为泰勒虽然首次给文化下了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但却较为笼统，因而提出了文化的二分法、三分法或四分法。^[3]实际上，泰勒的文化定义偏重于狭义文化，涵盖精神、行为和制度诸领域，但他混同了“文化”与“文明”；文化的二分、三分或四分划分方法也并非科学地定义“文化”，它们只是文化的分类方法。人类学视阈中的“文化”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们之所以把文化结构或类型划分为二元、三元或四元，不是文化本身如此，而是研究者为了论述方便或解释的需要。

文化不仅仅是整体的，也是相对的。同样一种事物，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以及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对其命名、分类或解释等方面，可能都会有所不同或者不完全相同。文化上的这些同与不同，只有在跨地区特别是在跨民族比较当中才会显现。因此，人类学视阈中的文化又具有相对观和比较观。需要说明的是，文化“三观”（整体观、相对观和比较观）既构成了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又是它的研究基础。正是这“三观”，成为人类学区别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标志。

在人类学的概念里，“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或群体共有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体系的总体，而民族或群体是可大可小的。现在的全球化理论家和文明冲突论者谈论的“文化”或“文明”往往与世界地理意义上的五大洲的少数几种文明类型有关。不过，即使有这样的不同，在21世纪，人类学者仍然有必要考虑现实社会提出的新问题，如21世纪的人文世界，到底将是一个文化一体的世界、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还是一个“文明冲突”的世界？20世纪初的欧洲“战国群雄”相争的时代，会不会推延到包括整个世界的范围里？

——费孝通：《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第18—24页。

纵观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从西方古典人类学到现代人类学，从现代人类学到当代人类学抑或后现代人类学，文化始终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从“异文化”研究到“本文化”研究，再到文化批评和文化反思，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没有变，方法论原则也没有变，人类学学科的基本理念精神也没有变。它所转换的，只是人类学的时空场域。从时间上来说，它从最初的“无时间感”的“共时性”研究转向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历时性研究，再到“共时性”与“历时性”并存的综合性反思研究。从

[1] Kroeber, A. L. and Kluckhohn, C. 1963.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New York: Vintage Book.

[2] 转引自〔挪威〕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著：《小地方，大社会——社会人类学导论》，董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0页。

[3] 所谓文化的“二分法”，是指把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分法”是指把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四分法”把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